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一本字典的温度

旧影重现

人们常说,字典是一位不开口的老师。这句话我深有体会。如今想拥有一本字典,不过是举手之劳;可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里的我来说,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字典,却比登天还难。



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识字不多,字典是什么,他未必清楚。家中兄妹几个都要上学,家境窘迫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可父亲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,无论如何艰难,他都执意要供我们读书。

读小学二年级时,老师要求每人备一本字典,以便遇到生字时查阅。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,可一连几天,字典仍不见踪影。我只好向同学借来应付作业。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字典,没有字典的苦恼便如影随形。课堂上,别人遇到生字从容查阅,我却只能咬着笔杆发呆,作业常常因此无法完成。一回到家,我便把书包一扔,赌气说不想读书了。父母见状,忙问缘由。我哭着喊:“你们不给我买字典,我怎么查字?”父亲愣在那里,一时语塞。母亲安慰我说:“别哭了,星期天让你爸带你去买。”

好不容易盼到了星期天。父亲把木柴劈成长短一致的木块,捆扎整齐,挑到街上去卖。我跟在他身后,那捆柴禾约莫五十来斤,父亲挑在肩上,健步如飞,还时不时回头催我跟上,生怕我走丢了。途经一座铁索桥,桥身长约三四百米,人一多,桥便晃得像荡秋千,我吓得不敢迈步。父亲一手挑着柴,一手紧紧拉住我,我们才心惊胆战地过了桥。

到了集镇,父亲卖了柴,攥着卖柴得来的五角钱,领我去了供销社。我一眼认出了柜台里的字典,指着说:“就买这个。”售货员接过话:“八角五分一本。”父亲愣住了:“怎么这么贵?今天卖柴的钱还不够呢!”我失望地抬起头,却见父亲左手在上衣口袋里摸索,掏出一角、二分、五分的零钱,凑齐了数目。就这样,我终于拥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字典。

自那以后,我把字典视若珍宝。夜里睡着了,梦里都带着笑意;做起作业来,也如虎添翼。拼音查字、部首查字,我运用得滚瓜烂熟。记得读五年级时,邻居熊伯伯拿来一封信,请我念给他听。我念着念着,突然被一个生字难住了,连忙掏出字典,顺利认出了那个字。站在一旁的父亲和熊伯伯相视而笑,父亲还当着客人的面直夸我。

岁月流转,我成家立业,仍爱读书看报,也常遇到不认识的字。有一次逛街,小区门口的横幅上有一个由三个相同部件组成的生僻字,我看了半天竟读不出来。问朋友,朋友也直摇头。我急忙回家翻出那本旧字典,一查才知读音。这件事让我既惭愧又感慨——字典真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,没有它,我仿佛又成了目不识丁的人。

[四川·彭州] 胡佑志

塘边的歌声

1971年,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年。按照当时的安排,我们知青以三五人为一组,集体住进生产队农户家中。我所在的小组正好五人,都是在学校时相处融洽的同窗。

刚从城里来到乡下,一切都觉得新鲜。开阔的原野、清新的空气、弯弯的沟坎、静静的水塘,还有袅袅升起的炊烟,无不令我们兴奋。然而没过多久,农村生活便向这些初出茅庐的城市青年露出了严峻的一面。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单调寂寞,饥饱无常、劳作艰苦的困顿日子,让我们心中那份“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”的热忱,渐渐蒙上了困惑与迷茫。

一天,曾在宣传队担任过队长的同学提议:何不用唱歌来缓解压力?这个主意立刻得到大家响应。那时,除了一些流传的歌曲,还有不少盛行的戏剧唱段。于是,无论白天还是夜晚,田间地头或是饭后睡前,一曲曲激昂的旋律便在空旷的村落里回荡。虽然我们唱得并不标准,却足以让心中的苦闷得到宣泄。

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盛夏的夜晚。劳累一天后,我们结伴到村边的水塘洗澡。月光下,薄薄的轻烟笼罩着满塘青荷,一张张荷叶像硕大的圆盘,经历了一天的暴晒,无力地平躺在水面上。微风带着丝丝凉意掠过水面,掀起阵阵涟漪,恰似在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。站在池塘边,兴奋不已的我们情不自禁地放声高歌。那些节奏明快、旋律昂扬的歌曲与唱段,似乎更适合我们抒发内心的情感,勾起对远方亲人的思念,也揉进我们对生活时而哀怨困惑、时而洒脱活泼的心绪。歌声中,我们的精力渐渐恢复,心里慢慢升腾起战胜困难的勇气与信心,对明天的劳作少了几分畏惧,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多了几分渴望。

我们引吭高歌,最初还获得了社员们的欣赏与赞许。可时间一长,有人便不乐意了。因知青点与村民房屋挨在一起,有人跑到大队告状,说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吃饱了撑的,白天唱也就罢了,夜里甚至半夜三更还在吵闹,让人没法睡觉。这件“官司”最后惊动了公社领导,经分管同志出面调解,事情才妥善解决。但“小叫驴”的名声,从此在村里传开了。

时光荏苒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那段因歌声扰民引来风波的往事,仍时时在我脑际萦绕。每每想起,既让人忍俊不禁,又令人感慨不已。

[安徽·六安] 汪云寿

拾煤渣的少年

我少年时期,家住河北省唐山市东矿区唐家庄大城镇中街。家东面五里多地,有一座矸子山。那是矿井开采过程中,煤炭伴生废石堆积而成的土山。这些废石本无燃用价值,被日积月累地堆放在井口附近,竟形成了一座圆锥状的“山”,山脚下也铺展着厚厚的矸石坡地。因废石中偶尔夹杂着少量未燃尽的煤渣,那里便成了附近孩子们捡拾燃料的去处。

那年我十五岁,正读初中二年级。由于学校临时停课,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。家中生活困难,买煤的钱总要省着花。于是,我利用空闲时间,每天拿着一根铁挠钩和一个小麻袋,步行去矸子山下的坡地里拾煤渣。

来到矸石坡后,我要寻一处别人不曾翻动过的地方,蹲下身,用挠钩一下下地刨挖。从灰黑色的矸石堆里,挑拣出那些零星混杂的小煤块和碎煤粒。大部分时间里,我都保持着蹲姿劳作,实在累了,便一屁股坐在地上继续挠挖。

这份活计,无论寒暑都是一场煎熬。盛夏时节,烈日当头,汗流浃背,晒得人头晕眼花;数九隆冬,冷风侵肌,手指冻得僵硬麻木,几乎握不住挠钩。遇上大风天气,更是天昏地暗,尘土与煤屑扑面而来,呛得人喘不过气,还要忍受着难耐的口渴与饥饿。因为两手交替着不停地刨挖,手臂酸痛发麻,双手总是黑乎乎的,头发、脸上、身上也落满了煤灰。可以说,拾煤渣不仅辛苦,而且脏累。但为了能给家里省下几毛钱买煤钱,这些艰辛我都默默承受,天天一心一意地去刨、去捡。

就这样,一上午下来,往往能拾到多半小麻袋的煤渣。虽然每天收获有限,但日积月累,积少成多,也确实替家里省下了不少开支。

岁月荏苒,往事如烟。五十多个春秋倏忽而过,正是那段岁月的辛苦与劳累,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如今来之不易的甜蜜与幸福。

[河北·唐山] 李湘杰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